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 芷兰

周末,我走进图书馆,用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重读《简·爱》。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是作家创作的源泉。《简·爱》,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是她“诗意的生平写照”。女主人公简·爱和作者一样,出身寒微,身材矮小,相貌普通,但她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她不安于现状,不甘受辱,敢于抗争,敢于追求自由、平等、独立,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作为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品,《简·爱》塑造了世界文学史上最成功的女性形象之一。与半个多世纪后美国作家德莱赛的现实主义小说《嘉莉妹妹》和《珍妮姑娘》相比,我更喜欢《简·爱》。

简·爱自幼父母双亡,跟着舅舅生活,可舅舅也不幸过早离世。舅妈里德太太是个凶狠的女人,和她的儿女百般虐待简·爱。简·爱长到十岁时被送到收养孤儿的洛伍德学校,她在学校当了六年的学生,两年的教师。在学监谭波儿小姐离开学校之后,她对八年的常规生活突然感到厌倦了,她憧憬自由,渴望自由。她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经过桑菲尔德庄园管家费尔法克斯太太同意,她去担任家庭教师。简·爱无财无貌,可她自幼爱好读书,“腹有诗书气自华”,这使她的灵魂显得异常高贵。她的个性、她的气质深深吸引了桑菲尔德庄园的主人罗切斯特,他们共浴爱河。

虽然简·爱出身卑微,地位低下,但是在她和罗切斯特的爱情中,他们始终处于平等的地位。命运总是喜欢捉弄有情人,就在他们以为幸福已经来临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人猝不及防。热恋中的简·爱和罗切斯特迫不及待地去教堂举行婚礼,然而在婚礼上,有人告诉牧师婚礼不能进行下去,这桩婚事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障碍——罗切斯特结过婚,他的妻子还活着。对简·爱来说,这无异于晴天霹雳,她根本无法接受。她没有哭泣,没有悲叹,依然十分冷静。“我得永生永世离开你,我得在陌

生的面孔和陌生的环境中开始新的生活”。无论罗切斯特如何解释,如何哀求,她都决计要离开。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扣人心弦,让人不得不读下去。最后,男女主人公历经磨难终于结为夫妻,并有了爱情的结晶,罗切斯特的眼睛也慢慢恢复了视力。有人说这部作品的结局过于圆满了,于是对这部带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品提出批判。它真的是个完美的结局吗?在我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其实在《简·爱》这部小说中,男主人公罗切斯特是个典型的悲剧人物,他比简·爱更不幸。

罗切斯特出身名门望族,贪婪的父亲决心把所有的财产合在一起,都留给他的哥哥,可是不忍心让他成为一个穷光蛋,于是他们阴谋通过一桩富有的婚事来解决罗切斯特的生计。大学毕业后的罗切斯特被送往牙买加成婚,他不知道,他的妻子很快就会发病成为一个疯子。虽然罗切斯特的哥哥和父亲相继去世,他变得富有了,可是他必须忍受那个疯女人恶毒的咒骂,语调里充满仇恨,语言又是那么的肮脏污秽,他生活在地狱里!一个男人同一个既放纵又鄙俗的女人结合,他必定是在劫难逃。他对自己曾经是她的丈夫这件事,有说不出的厌恶。

他把那个可怕的疯女人秘密关在桑菲尔德庄园的楼上,找专人照顾,就像她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他去欧洲各国,四处漂泊寻找理想中的真爱。残酷的现实让他很失望,真爱难觅,他又回到了桑菲尔德庄园,并巧遇担任家庭教师的简·爱,他爱上了她……然而造物弄人,因为那个疯女人,他们的婚礼被取消,罗切斯特几近崩溃。

“你不愿做我的安慰者、我的拯救者了?我深挚的爱情,我剧烈的痛苦,我疯狂的祈求,对你来说都无所谓吗?”他的声音里有着无法形容的悲怆!

“哦,简!我的希望——我的爱——我的生命啊!”从他嘴里痛苦不堪地吐出这几句话,接着是一阵低沉而强烈的抽泣。

可简·爱还是逃走了。罗切斯特像着了魔似的爱她,千方百计找她。他自己知道,她是他世上最心爱的宝贝。可是,罗切斯特的妻子伯莎·梅森却不给他机会,一把火就使桑菲尔德庄园成为废墟。为了救那个狡猾又恶毒的疯女人,罗切斯特胳膊残废、眼睛失明。虽然他的脾气变得非常古怪,可他依然在痴痴等待。

如果当初简·爱不曾离开,罗切斯特的命运会不会因此而改变?那个疯女人屡屡要置他于死地,几次想放火烧死他,若是简·爱在他身边,是不是他的下场就不会如此悲惨?如果当初简·爱不曾离开,罗切斯特爱其至深至纯,必然不会让她受任何委屈。正如后来罗切斯特所言,与其让她把自己举目无亲地抛向茫茫人世,他宁愿送她一半财产,而连吻一下作为回报的要求都不提。罗切斯特对她的这份情,简·爱怎能不懂!没有经过推心置腹的交谈,简·爱就当了一个狠心的逃跑者,把罗切斯特抛向痛苦、绝望的深渊,这是简·爱的性格使然。

简·爱走了,从乞讨为生到偶遇表哥成为教师再到继承叔叔的遗产,无论到哪里她都能主宰自己的人生。可是在灵魂深处,有人一直在呼唤她,那份心灵的呼唤让她受到强烈的震撼。人成各,今非昨。回到桑菲尔德庄园,昔日的心上人已遭遇人生中的不幸,生不如死。看到罗切斯特,伴随着哀痛,她的心头浮起温存的希望,“只要我活着,就不会撇下你孤孤单单一个人”。任性而倔强的姑娘,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懂得珍惜以后回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庆幸的是,简·爱毕竟回去了,回去得还不算太晚,罗切斯特的爱与他的生命同在,她终于把属于自己的幸福找回来了。而对不幸的罗切斯特来说,只有简·爱在身边,他活着才有意义。真爱来之不易,相爱的人当珍惜!

一部小说,如一首动人的情歌,在这个氤氲的下午陪伴我。



文明之花悄悄绽放

■ 戚富岗

拿出拖把和毛巾
一家人起了个大早
把窗户和墙壁变得干干净净
把客厅和楼梯变得干干净净
让我们的家也同我们的心情
没有一点灰尘
让我们的心情也同今天的天气
充满清新和抚慰

拿出铁锹和扫帚
大家一起走上街头
去大街小巷把杂草一棵一棵拔除掉
把落叶和草屑请到它们该去的地方
给这条街换上三块彩砖
给那个路口的花圃里立上一块标语牌
给店门口补栽一棵绿化树
去掉电线杆上的小广告
把路边停放的车辆摆放规范

我们大家一起来
投入文明创建的怀抱
扫去一片灰尘,把清洁留下来
清掉一堆杂物,把决心留下来
抹去一块污秽,把文明留下来
做出一份贡献,把欣慰留下来
干部、职工、店主、行人
在一起修复一道护栏时相识
在一起戴上红袖章走上街头时握手
在一起抬走一个水泥块时微笑
一起用汗水和真诚合奏一曲文明创建之歌
一起将心与心的距离在歌声里融合
一起让文明创建成为关爱的代名词
一起给文明创建和温暖幸福画上一个等号

因为有你有我在他
文明的音符交响成一幅风景画
画里有万紫千红的树林
和天籁一般的歌声
还有五彩缤纷的温馨和美丽善良的童话
我们是歌声在歌声里欢唱
我们是童话在童话里温馨
我们是欢乐在欢乐里徜徉
我们是文明之花在文明创建里悄悄绽放

文讯

作家郭昕长篇小说《驯风记》出版

本报讯 著名青年作家郭昕长篇小说《驯风记》日前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郭昕是河南文艺界近年来创作成果较为丰富的青年作家。相继推出长篇小说《城市课》、《鱼的海》,以及一批质量上乘的中短篇小说,部分作品被《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等刊物转载。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河南省作家协会原主席李佩甫先生曾在郭昕作品研讨会上以著名作家路遥的小说作为郭昕小说的衡量标尺。著名评论家孙荪称其为“生活深海中的游鱼,通过文学树立自己”。

2015年河南省委宣传部组织河南省直136名作家、艺术家奔赴河南各地,扎实推进“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河南文学院签约作家郭昕作为活动成员之一带着创作长篇小说《驯风记》的任务深入到故乡商水县体验生活、积极创作,当年如期完成创作任务,作品部分章节在《莽原》杂志发表。

《驯风记》以作者虚构的一座充满神秘气息的蜜如山为背景,以蜜如市市长刘湘民、建筑学专家马立、女企业家燕莎(又名姚丽娜)的命运为主线,从北京到蜜如,三个人演绎了非同寻常的爱恨情仇。

书中塑造了一批次要人物与小人物,其中身居高位的大秘书忠于职守,有情有义,又精于官场运作;退休的政协主席不甘赋闲,乐于发挥“余热”;商人黄知白见风使舵,唯利是图;经商失败的“扬州师傅”韬光养晦,在民间智慧生存;马立的弟弟马来钱以搓背为生努力发出了生命的光芒。30多位各个行业的人物栩栩如生,呈现了大时代下的社会众生相,可谓作者转型之作。

据作者介绍,《驯风记》不是单纯的官场小说与商场小说,也不是简单的爱情小说,而是综合了中国当下各种人生活的“浮世绘”。

(周宛)

